



夏荷  
◎张敏

## 但我知道

◎侯求学

我看到花瓣纷纷飞向撒满碎金的水面  
犹如飞蛾扑火般的壮烈  
我不知道他们的归属  
但我知道  
我们没有了再见

流星似一个顽皮的孩子  
从黑黑的天幕跑出来  
倏忽间又跑回了黑黑的天幕  
我不知道我前面的路还有多远  
但我知道  
已走过的路永远走不回来

亭台可以歇脚  
客店可以投宿  
可它们不知道我的向往  
我却知道  
有人走没人走的路上  
从来留不住脚印

紫琅诗会

## 猫朋狗友

◎丁兆梅

肖肖是我的小猫友,初中刚毕业,前天带着她的猫“炸毛”来跟我道别,接下来将随父母去上海读高中。问她炸毛怎么办,答:“我到哪里,炸毛就到哪里,它是我最好的朋友,没有之一。”

肖肖出生不久后,父母就双双去了上海工作,她跟着外公外婆长大。物质条件给得足,祖辈也挺呵护她,但不知是基因变异还是环境问题,她从小就爱习惯性反驳,嘴巴不饶人、得理也要加三句那种,有好事者暗地里给她起了个外号叫“削一刀”。自我保护的效果很明显,没人敢随便招惹她;自绝于人群的后果同样很严重,久而久之,她身边就没了朋友。没朋友的日子清静却并不好过,眼睁睁看着其他同学三三两两、呼朋唤友地聊大天、上厕所、去操场,肖肖幼小的心灵碎得跟饺子馅儿似的,却又没法整一张饺子皮将之包裹成形。刚上初中时,肖肖总觉得有股无名火在体内横冲直撞却找不到出口,她变得格外窝里横,两老莫名其妙又莫衷一是。

就在大家都快忍出内伤的时候,流浪猫炸毛出现了。相逢也是偶然,那天肖肖一个人骑车瞎逛,一群野猫在垃圾桶旁打架,其中有只小狸花明显干不过其他大猫,不住地发出哀鸣声。肖肖停下来驱赶猫群,猫们一哄而散,只有小狸花一步一瘸地走到肖肖跟前,就势四脚朝天、肚皮朝上躺在她脚边,喵喵喵喵叫着不肯离开。

黄宝石般的圆眼睛、蓬松如球

的大尾巴,小狸花就像一道闪电,瞬间击中了肖肖的软心肠。她将它小心地放进车篓,沿路买了猫砂猫粮,到家就给它洗澡和处理伤口,还取名炸毛。外公外婆起初觉得逆耳,但自从“炸毛”进门后,肖肖显而易见地不再炸毛了,他们也就跟着炸毛长炸毛短地叫唤。

有别于性格高冷的猫同类,炸毛是个天生的马屁精,睡醒了就各种卖萌,小日子和小身子一样,越发滋润油光。为了伺候好猫主子,肖肖除了上网查资料外,没事就跑宠物店请教,带出去的是零花钱,带回来的是猫玩具。炸毛毕竟是只流浪过的猫,被收编后依然喜欢到外面忆苦思甜或寻找点童年味道,肖肖就常用绳牵它出去溜达,有时还把它背在肩上骑车到处晃荡。

炸毛一点不社恐,不但跟外头的猫们友好相处,和狗子们也能一见如故,甚至和宠物店的仓鼠、鹦鹉们也能一起愉快地玩耍,轻松实现了跨种族交流。这只社牛猫无形中让肖肖多出好几个新朋友。宠物店的孟姐姐是个甜品达人,除了教肖肖怎么养猫,还顺便请肖肖尝她新做的蛋糕。投桃报李,肖肖就将妈妈寄回的小装饰品跟孟姐姐分享。说实话,那些散发着玛丽苏气息的玩意儿,肖肖觉得跟自己的气场根本不搭,但跟甜美的孟姐姐非常匹配。果然如此,每次孟姐姐都很喜欢这些小礼物,戴上后能对着镜子美美地欣赏半天,眉梢眼角都是笑意。

炸毛常和其他猫伙伴在爬架上

追来逐去,肖肖先给炸毛拍个视频,又将镜头反过来对着猫和自己来张合影,原图发给父母。一直以来,她都不爱打字或语音视频什么的,因为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。和以前一样,爸妈秒回一个夸张幼稚的笑脸,外加一个红包,附言是:肖肖宝贝快乐!

有了钱,自然不会亏待炸毛,肖肖给它添置了一套球玩具。想了想,又拿了一套带给同小区的珊珊。她和自己同级不同班,家里养了一只银渐层、一只泰迪狗,那两货天生不对付却又特别能战斗,天天在家猫飞狗跳的。但它们对炸毛都挺友好,肖肖和珊珊就经常相约带猫狗到小区花园玩,有时也到其他同学家去撸别人家的猫。真是不养猫不知道,她们班里居然有十几个同学是铲屎官,大家课后讨论如何种植猫草,分享观复博物馆的大小可爱猫,又约好暑假一起去北京的观复博物馆和猫主题餐厅。炸毛留守,肖肖一点不担心,毕竟现在在外外婆爱猫貌似超过了爱肖肖。

“这猫像我,又不像我。”肖肖轻轻梳理着炸毛的大尾巴,“因为它,大家叫我炸毛姐,不过我现在很少炸毛了。就算有时被作业搞得脑子一团糨糊,有时跟自己死磕却一无所获,只要看见炸毛在我旁边没心没肺地傻睡,或者瞎玩着球释放天性,我也会跟着放松下来。那一刻,我就像猫一样活着,也没什么不可以。”

(本栏目由江苏省海安高级中学供稿)

青春突围

## 濠滨黄昏恋

◎侯德剑

玉兰  
一瓣

盛夏濠滨绿荫宜人,环城濠河清凉诱人,我这生在长在老在濠河边的通城“土著”,一辈子爱水没商量。美术创作不顺利时,我被动“投河”求解困;创作获成果时,我主动“投河”增自信。为强身健体,我加入冬泳队,集体抗寒去“投松花江”。

“夕阳无限好,只是近黄昏”的古人感叹,却是当今老年泳友游美景享泳乐的黄金时段。你看,先声夺人的87岁陈老教授手提护身“跟屁虫”起水扶梯登岸,挥手向六七十岁的小弟泳友们打招呼。斜阳逆光下,步伐稳健的他虽肌肤略现下垂,但精气神仍俱佳,谁会相信他曾先后三次患癌症,靠着多年冬泳、长途骑行的毅力、勇气一一攻克战胜!他是至今坚持野游母亲河的老英雄!再看夕阳投向水中的金色光柱,辉映着泳友们在水天艳色间欢快追赶畅游,“徐队长”“老中医”“纸老虎”“北极熊”等跃动得水花飞溅的身影,都是曾在全国多项游泳邀请赛上为南通群体增光、给家乡母亲河添彩的佼佼者。

泳后漫步绿地,贪婪呼吸花草清香,放眼观赏残阳射线穿林盖顶,用最后辉煌的色彩洒泼濠滨大地。

花丛小道里钻出一只旁若无人的小花狗,它突然的奔跑声响让一只小黑猫窜上大杨树,继而惊飞了树顶候捕的白鹭。

路边长椅上,一条叼球上岸的壮硕金毛犬正舒适地让老驯狗师细心按摩,原来它是个一次产下14只小金毛犬的多子母亲。远处走来的苏格兰牧羊犬用力拉着熟悉的张老上坡,他自嘲道:“我养它八九年了,天天喂食梳毛,享它这点福是应该的吧?”这时,一位清秀女士推着轮椅车由远而近,她问车上九十多岁的老母亲还认不认识我。看我片刻,她肯定地叫出我的全名:“你是侯德剑。”我吃惊地从音容相貌辨识出她是我们70年代认识的宣传部老干部黄君贤大姐!瞧,子孝寿长真幸福!随着林间散步人群的增多,空中彩霞也渐渐送远了落日。弯道前方绿地广场上震得脚底发痒的音响力度,聚集了来自八方的舞友们,华彩灯光照亮其中的老教师、老军人、老同学、老夫妻、老舞伴,他们相约黄昏后,心潮步步高。他们又像一群补晚课的待考生,循着中外舞曲的节拍,相互认真纠正动作,于优美乐声里共享肢体灵活旋转的快感。接二连三的群舞跳得他们面红耳赤气喘相扶,此时忽见一位手执鹅毛扇,穿着花旗袍的小老太轻巧地蹦上舞场边的石桌,手舞足蹈地当起了音响节拍的指挥,欢声笑语伴着乐曲美声冲向广场夜空!一首《啤酒布尔卡》乐曲终于唤起我忍无可忍的饥饿感,回味乐美舞美的归途,我仿佛觉得身边枝干舒展形态交错的杂树林,犹如剪影般的抽象群舞塑形,耐人寻味。生命活力黄昏不晚,美意延年!